群經平議

羣經平議卷二十六

德清俞樾

春秋左傳二

又會諸侯于扈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宣元年　正義

集解曰文十五年十七年二扈之盟皆受賂　正義曰劉炫云案傳數晉罪近發宋弒昭公前扈之盟文所不及何當遠指其事言皆取賂炫謂宋及晉平取宋賂爲魯討齊取齊賂也

樾謹按二說皆非也以文義求之皆者皆魯齊也蓋先受魯賂許爲討齊又受齊賂而不討故曰皆取賂

華元爲植二年

集解曰植將主也

樾謹按植當讀爲職職主也爲職即爲主故杜以將主釋之職從戠聲與直聲相近凡從戠從直之字古每相通宣十五年傳羊舌職說苑善說篇作羊舌殖儀禮鄉射禮記薦脯用籩五膱鄭注曰今文膱或作植考工記弓人注曰樴脂膏脃敗之脃並其證也

于思于思

集解曰于思多鬢之貌　正義曰賈逵以爲白頭貌

樾謹按二說皆以意言之無他證也思字疑助語辭

禮記中庸篇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鄭注曰思皆聲之助是也于思于思棄甲復來猶韓退之文所謂于于然來耳語助之詞即以爲韻三百篇中亦往往有之關雎篇正義所謂即將助句之字以當聲韻之體也莊二十八年傳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乎與都叶亦韻也

乃宦卿之適子而爲之田以爲公族

集解曰爲置田邑以爲公族大夫

樾謹按杜不解爲字之義因加置字以足成之非也爲猶與也爲之田言與之田也管子戒篇曰自妄之

身之不爲人持接也尹知章注曰爲猶與也是其證也襄二十三年傳齊侯將爲臧紇田義與此同

使疾其民 六年

集解曰驕則數戰爲民所疾

樾謹按爲民所疾不得言疾其民疾猶病也疾其民猶言病其民也疾病連文則義有別論語子疾病是也散文則亦可通國語晉語詒不幸有疾韋昭注曰疾病也易象上傳出入无疾王弼注曰疾猶病也

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

集解曰二子鄭大夫 惠氏棟補注曰王子疑非鄭

大夫

樾謹按襄八年鄭有王子伯駢見于傳則惠氏所疑偶不照耳惟以本傳而言則此王子伯廖實爲楚大夫蓋此傳本與上文楚人伐鄭取成而還連屬爲一楚與鄭成故其大夫交相見因而鄭公子曼滿得與楚王子伯廖語也王子伯廖不繫於楚者蒙上楚人伐鄭而省耳不然曼滿見殺不在是年左氏何爲橫發此傳乎

晉胥克有蠱疾 八年

集解曰慼以喪志

樾謹按此與昭元年傳所謂疾如蠱者不同蠱當讀爲痼久病也說文作⿸疒古從疒古聲與蠱同音故得通用⿸疒古疾之爲蠱疾猶故事之爲蠱事尙書大傳曰乃命五史以書五帝之蠱事蠱事卽故事也襄七年傳公族穆子有廢疾與此傳胥克有⿸疒古疾文正相同因叚蠱爲之而杜遂以蠱惑說之誤矣漢書賈誼傳曰曰必爲錮疾字又作錮古書多叚借不必本字也

卜臨於大宮　十二年

集解曰臨哭也

樾謹按臨卽弔臨之臨周官鬯人凡王弔臨鄭注曰

以尊適卑曰臨其實臨亦上下通稱僖元年傳改葬惠公公弗臨是非必以尊臨卑乃爲臨也襄十二年傳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爲諸姬臨於周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此蓋因道遠不能親臨其喪故或於城外或於廟中代之其後相承凡哭於廟者皆謂之臨矣此傳下臨於大宮是也然其下曰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蓋國人皆至大宮而哭則謂之臨守陴者因各有所守不得至大宮則但謂之哭是哭與臨未始無別使到其文曰國人大哭守陴者皆臨

卽于義不通矣

耆昧也

集解曰耆致也致討于昧

樾謹按致討于昧不可但曰致昧釋文耆音旨徐其宜反今以義求之當從徐音讀爲耆老之耆耆者養也此引詩遵養時晦而釋之昧字釋詩晦字則耆字釋詩養字可知矣耆得訓養者耆猶艾也爾雅釋詁曰耆艾長也是耆與艾同義又曰艾養也艾爲養則耆亦得爲養矣雖經典無徵然此傳以耆昧釋詩養晦卽其塙證也

御下兩馬

集解曰兩飾也

繼謙按兩之訓飾未聞其義釋文曰徐云或作㨢於義更遠阮氏挍勘記曰北宋本葉抄本盧文弨本作㨢㨢字從手雖若近之然其字實非古所有若左傳有㨢字說文不應遺之玉篇所收廣矣而尙無㨢字則其字後出可知也左傳原文止作兩馬兩者兩兩排比之也一車有四馬兩馬在中曰服兩馬在邊曰驂詩曰兩服齊首兩驂如手皆言其整齊也是時車右入壘而車在壘外留待之故御者下車排比其馬

使兩驂兩服不至儳互不齊亦示閑暇之意也周官
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鄭注曰兩猶耦也然則兩
馬者使服與服耦驂與驂耦也因服杜並訓爲飾遂
變其字從手又因古無㨾字而以㮋字爲之玉篇㮋
訓松脂於馬無涉也惠氏補正反以㮋字爲正失之
矣

知莊子以其族反之

集解曰族家兵

樾謹按族者部屬也其字從㫃從矢㫃所以指麾也
矢所以自衛也國語楚語曰在中軍王族而已韋昭

注曰族部屬也此說得之文二年傳以其屬馳秦師宣十七年傳請以其私屬屬皆族之叚字族屬聲近古每通用後漢書靈帝紀注曰五屬五服內親也凡親屬字皆當作屬而今相承作族部族字皆當作族而今相承作屬說經者不達字之本義因失其解成十六年欒范以其族夾公行杜解云二族强故在公左右明是誤解族字劉光伯規之是也正義曲爲杜諱豈其然乎

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

集解曰麥麴鞠窮所以禦溼欲使無社逃泥水中無

涖不解故曰無　正義曰麥麴鞠窮所以禦溼賈逵有此言則相傳爲此說也

樾謹按此二物實非所以治溼正義云云蓋已疑之梁簡文勸醫論曰麥麴芎藭反止河魚之疾亦以杜氏所說出乎藥性之外也然則叔展隱語杜氏殆未之喻乎夫楚師是時始傳于蕭尙未知必克與否何以卽教以逃死之策揆之情理殊不可通叔展此問蓋先探其國中之虛實也神農本草載芎藭味辛溫主中風氣入腦頭痛寒痺筋攣麥麴不載於本草名醫別錄小麥下言作麴溫消穀止利然則麥麴之功

主於消食藥之用主於表風食自內積喻內亂也
風自外受喻外患也問有麥麴者問消弭內亂之方
也問有山鞠窮者問祛除外患之術也乃二者俱無
則蕭之君臣束手無策外之强寇壓境內之叛民生
心雖楚或未能即死而蕭亦必將自潰矣故又問曰
河魚腹疾柰何杜氏誤解上文謂欲使逃泥水中故
解河魚腹疾曰無禦濕藥將病夫逃死之法亦多矣
無祉之逃于眢井亦偶然事叔展何爲必使之逃泥
水中因其不解又再三言之也哉今按僖十九年公
羊傳曰其自亡柰何魚爛而亡也何休解詁曰百姓

一旦相率俱去狀若魚爛然則河魚腹疾亦是此義叔展既知蕭之將潰因問蕭潰之後將何以自免故曰河魚腹疾奈何無社因曰目於眢井而拯之乃始告以逃匿之處令其拯救也三問三荅杜氏全未喻其旨反謂無社不解古人有知必將笑之矣

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　十七年

樾謹按若猶當也言吾當善逆彼以懷來者也若與如同義戰國策宋策曰夫宋之不足如梁也寡人知之矣高注曰如當也左傳每以如字爲當然之當昭二十一年傳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杜解曰言若愛

司馬則當亡走失國定五年傳曰不能如辭杜解曰

言自知不能當辭勿行並以如爲當之證此傳又以

若爲之者如若一也不達古語卽不得其解矣

十八年

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旣而用晉師楚於是乎有蜀之役

樾謹按此二十一字乃錯簡也本在上文夏公使如

楚乞師欲以伐齊之下編次者因經書中戌楚子旅

卒在邾人戕鄫子于鄫之後遂割傳文而綴諸此使

經事相次耳非左氏之舊

成二年

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

集解曰衞師已敗而孫良夫復欲戰故成子欲使須

救

樾謹按須之言待也詩匏有苦葉篇卬須我友儀禮士昏禮記某敢不敬須鄭君箋注並曰須待也子不少須者子不少待也詳其文義蓋未戰之前孫良夫欲戰既敗之後又懼而欲先歸故石成子以此言止之邲之戰隨武子殿其卒而退故不敗杜解曰以其所將卒爲軍後殿石子初意亦欲孫子以所將之卒爲殿故曰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及三子皆不對則知其莫肯爲殿矣故又曰子以衆退

也讀前後文文義自明杜解失之

鄉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

集解曰匱乏也

樾謹按匱固訓乏然與畏晉竊盟之義不合廣雅釋訓讀欺也疑卽匱盟之匱畏晉而竊與楚盟故爲欺也國語晉語曰其言匱義與此同說詳國語

其惡易覯 六年

集解曰惡疾疢覯成也

樾謹按杜蓋讀覯爲構詩四月篇我日構禍毛傳曰構成也杜卽用其義耳鄭箋曰構猶合集也又青蠅

篇構我二八箋曰構合也此傳覯字當從鄭義爲長
又按杜解惡字爲疾疢於義未得下文曰有汾澮以
流其惡杜曰惡垢穢然則此所謂惡亦垢穢也葢謂
郇瑕氏土薄水淺故其垢穢不流易於積聚不如新
田土厚水深有汾澮以流之也下文流其惡與此文
其惡易覯正相對成義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十三年
正義曰天地之中謂中和之氣也
樾謹按此乃論成子之不敬輒取言中和之氣中者
正也淮南子主術篇是以中立高誘注曰中正也儀

禮聘禮篇鄭注曰門中門之正也是古謂正爲中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言受天地之正以生也論衡命義篇曰正者稟五常之性也管子法法篇曰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並與此傳之義相近下文曰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定猶正也爾雅釋天營室謂之定孫炎郭璞注並曰定正也民之生本無不正所謂人生而靜也及感於物而動則不定矣不定卽不正矣故必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之也若訓中爲中和之氣則全失其義矣

穆爲不弔

集解曰不見弔傷

樾謹按不弔猶不祥也下文曰君又不祥杜解曰祥善也此曰穆爲不弔弔亦善也書泰誓篇無敢不弔詩節南山篇不弔昊天鄭注鄭箋並曰弔至也至猶善也家語終記篇昊天不弔王肅注曰弔善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逦說弔字甚詳而未及此故具說之

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十六年

樾謹按范文子欲反則眞逃楚矣何僞之有僞當作爲古僞爲二字通用成九年傳爲將改立君者定十

二年傳子爲不知釋文並曰僞本作爲是其證矣爲猶如也呂氏春秋長見篇曰臣之御庶子鞅願王以國聽之也爲不能聽勿使出境猶言如不能聽也韓子內儲說篇曰王甚喜人之掩口也爲見王必掩口猶言如見王也古書以爲字代如字者甚多王氏引之經傳釋詞所引凡十數事可證我爲逃楚可以紓憂言我如逃楚可以紓憂也疑古本作爲後人不達爲字之義又增人旁耳

邲之師荀伯不復從

集解曰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　釋文曰從徐子容

反或如字

樾謹按杜言不復故道故徐讀爲蹤跡之蹤不復蹤之語殊爲不辭若讀如字則不復從之下須加故道二字其義始明且林父兵敗而歸何必不由故道歸乎王氏念孫曰從蓋徒字之誤鄉之敗徒衆之不反者多故云不復徒說見經義述聞然不復徒之語亦爲不辭從疑役字之誤復者反也周易雜卦傳曰復反也復反義通故亦得通用儀禮特牲饋食禮皆復外位鄭注曰今文復爲反是也不復役卽不反役襄三年傳曰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定十年傳曰反

役晉人討衞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是古人謂師還爲反役此云復役義亦同耳彼之戰師徒撓敗故謂之不復役猶上文言不振旅也役從相似因而致誤耳

請攝飲焉

集解曰攝持也持飲往飲子重

樾謹按攝之言代也周官大宗伯職若王不與祭則攝位鄭注曰代行其祭祀又禮記明堂位注周公攝王位正義曰攝代也請攝飲者請使人代己往飲子重也下文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

者使某攝飲則因不得親往而使人代往其義甚明

杜訓攝爲持未得其義

宋齊衛皆失軍

集解曰將主與軍相失　正義曰服虔以失軍爲失

其軍壘

樾謹按如杜解則直曰師潰可矣何以謂之失軍乎如服解則又增出壘字疑皆非傳義也軍者謂營壘也說文車部軍圜圍也從車從包省一切經音義卷十八引字林曰軍圍也包車爲軍是軍字本義車在其中而包裹其外正爲營壘之象傳文軍字如晉軍

函陵秦軍氾南之類其本義也如御穀將中軍狐偃
將上軍之類其引申義也桓六年傳王毁軍而納少
師毁軍者毁其營壘也若是三軍之人豈可言毁乎
此傳言失軍者亦謂失其營壘也服杜二解皆失之
宣十二年傳曰君盍築武軍杜解曰築軍營以章武
功襄二十三年傳張武軍於熒庭解曰張武軍謂築
壘壁斯得之矣襄二十七年傳以藩爲軍昭十三年
傳乃藩爲軍可見軍字之義

公葬于路寢言道也 十八年

集解曰在路寢得君薨之道

樾謹按下文曰葬我君成公書順也道與順同義論衡本性篇引陸賈曰順之為道是也國語楚語以逵而道從而逆相對道即順也此傳曰言道也猶曰言順也杜解未得其旨

使臣斯司馬 襄二年

集解曰斯此也

樾謹按使臣此司馬甚為不辭斯疑廝字之誤文選秋興賦曰攝官承乏猥廁朝列李善注引蒼頡注曰廁次也是其義也哀二年杜解未斯役釋文曰斯本作廝廝與廁相似廁誤作廝因改為斯矣國語晉語

曰使臣狃中軍之司馬狃亦厠也廣雅釋詁曰粈厠

也粈狃義通說詳國語

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 四年

集解曰慢其母是不終事君之道

樾謹按人子事親以送死爲終事君母之喪不成則

君於事親之道不終故曰不終君謂不終君之事也

杜解爲不終事君之道則是不終臣之事矣君喪不

成方可以此責之君母之喪不成不得以此責之也

我心扃扃 五年

集解曰扃扃明察貌

樾謹按杜蓋讀扃爲炯文選幽通賦又申之以炯戒曹注曰炯明也然以扃扃爲明察則與下文識事不令集人來定義不相蒙殆非也扃扃猶耿耿也詩柏舟篇耿耿不寐傳曰耿耿猶儆儆也廣雅釋訓耿耿警警不安也此詩之旨言我心耿耿然不敢自安故思聚致賢人以定之也作扃者叚字耳說文耳部耿從耳炯省聲故耿與炯古通用文選顏延年登巴陵城樓詩炯介在明漱李善注引楚辭彼堯舜之耿介而曰耿與炯同是也杜知扃可通作炯而不知炯可通作耿故未得其解矣

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 七年

樾謹按瘧疾無致死之理以是赴于諸侯不且欲蓋而彌彰乎疑古本止作虐疾尚書金縢篇遘厲虐疾枚氏傳曰虐暴也虐疾猶言暴疾弑之而以暴疾赴於情事為近

職競作羅 八年

集解曰言既卜且謀多則競作羅網之難無成功

樾謹按杜解羅字文義迂迴殆非也羅當讀為罹爾雅釋詁罹憂也詩兔爰篇逢此百罹斯干篇無父母詒罹小弁篇我獨于罹傳箋竝曰罹憂也職競作罹

者職競作憂也說文無罹字蓋古字止以羅爲之今毛詩皆作罹而此傳引逸詩作羅班孟堅謂左傳多古字古言於此可見

鄙我是欲

集解曰楚欲以鄙爲鄙邑而反欲與成

樾謹按傳言是欲不言欲與成杜解非也欲猶好也凡可欲者即可好故曰耆好亦曰耆欲曰好惡亦曰欲惡孟子告子篇所欲有甚於生者中論夭壽篇作所好荀子不苟篇欲利而不爲所非韓詩外傳作好利是欲與好義通鄙我是欲猶言鄙我是好蓋謂晉

親我而我不與之成楚鄙我而我反與之好也

悉索敝賦

集解曰索盡也

樾謹按悉盡敝賦甚爲不辭杜解非也二年傳以索馬牛皆百匹杜曰索簡擇好者是索有簡擇之義悉索敝賦謂盡國中之車徒而簡擇之也蓋索之言蒐索也白虎通田獵篇曰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漢書百官公卿表注引服虔曰蒐索也然則索亦猶蒐也昭十一年公羊傳曰大蒐者何簡車徒也此卽悉索敝賦之謂矣

巡丈城九年

集解曰巡行也丈度也　正義曰十尺爲丈巡行其城以丈度之故云丈城

樾謹按國有大災巡視城垣固其所也然豈必丈而度之乎方倉卒之時又豈暇䂓尺以度城之高卑乎且上文曰陳畚挶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下文曰繕守備表火道諸句皆以下二字相連爲義而此句巡丈城乃以上二字相連爲義與上下文不一律矣竊疑丈爲誤字據阮氏校勘記丈字有作交者然交字亦無義今按丈當作女巡女城者巡

視城堞也說文土部堞城上女垣也𨸏部陴城上女牆俾倪也釋名釋宮室曰城上垣曰睥睨言於其孔中睥睨非常也亦曰女牆言其卑小比之於城若女子之於丈夫也然則此傳言女城即女牆女垣之異名本所以陴睨非常故使人巡視之也

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

集解曰問宋何故自知天道將災

樾謹按傳言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是因災而知天道非因天道而逆知將災也古書言天道者皆主吉凶禍福而言孟子言聖人之於天道也猶言聖人之

於吉凶禍福蓋雖聖人不可如何故曰命也晉侯所謂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者疑宋國相傳謂國有火災必主禍敗故士弱對曰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觀始之一字則因災而知天道明矣下文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自此年宋災之後宋國無大禍敗則在道之言信矣杜氏誤解此句故於上文樂喜爲司城以爲政即云知將有火災素戒爲備火之政殊非傳意所謂爲司城以爲政者言以司城之官而執國政也宋六卿之次右師左師司馬司徒司城司寇是司城班在第五宋以下卑之

賢特使爲政故傳言爲司城以爲政豈徒爲備火之政乎哀七年傳曰使爲司城以聽政與此傳同義足徵杜注之非矣

棄位而姣

集解曰姣淫之別名　正義曰服虔讀姣爲放效之效言效小人爲淫淫自出於心非效人也今時俗語謂淫爲姣故以姣爲淫之別名

樾謹按說文女部姣好也孟子告子篇曰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荀子非相篇曰古者桀紂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韓詩外傳曰以爲姣好邪則太公

年七十二髐然而齒墮矣鹽鐵論殊路篇曰毛嬙天下之姣人也史記司馬相如傳曰姣冶嫺都漢書東方朔傳曰左右言其姣好古書姣字竝美好之義而杜乃以爲淫之別名正義又以俗語證之陋矣然如服子愼之說實亦未失姣當讀爲恔方言曰逞曉恔苦快也自關而東或曰曉或曰逞江淮陳楚之閒曰逞宋鄭周洛韓魏之閒曰苦東齊海岱之閒曰恔自關而西曰快然則恔與逞同義棄位而恔與僖二十三年傳淫刑以逞成十六年傳疲民以逞文義相近蓋棄位而自快其意也穆姜齊女習於齊之方言故

曰恔耳

而以偪陽光啟寡君十年

正義曰光昭宋國開其疆竟以賜寡君

樾謹按昭二十八年傳曰光有天下杜解曰光大也然則光啟者猶言大啟也國語鄭語必光啟土韋昭注曰光大也得其義矣正義失之

先王先公十一年

集解曰先王諸侯之大祖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比也先公始封君

樾謹按下文更言七姓十二國之祖則此當泛言周

之先王先公杜解非是

七姓十二國之祖

集解曰賓十三國言十二誤也　正義曰服虔云晉

主盟不自數

樾謹按傳言十二國知鄭猶未與盟也是時鄭雖行

成而猶未受盟故范宣子曰諸侯道敝而無成若鄭

亦同盟則不應爲是言矣至九月諸侯復伐鄭鄭人

使王子伯駢行成於是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

盟晉侯正以鄭未與盟故特與之盟也傳文本不誤

亦不必曲爲之說據二十二年傳寡君盡其土實重

之以宗器以受齊盟然則此時歌鐘鎛磬之屬尙未
入晉其尙未受盟可知說者泥同盟之文謂鄭亦與
焉未必然也

衛北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攝也十四年

集解曰能自攝整從鄭子蟜俱濟涇

樾謹按攝非攝整之謂攝之言佐也助也言北宮括
於此役有佐助之功也詩既醉篇朋友攸攝攝以威
儀毛傳曰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襄三十一年傳引
此詩杜解曰攝佐也卽用毛義白帖三十四引此詩
而曰攝助也助與佐義同是攝有佐助之義古訓然

也昭二十六年傳曰晉爲無道是攝是贊與此傳攝字義可互明杜於彼傳訓攝爲持亦未得也

寡君不以卽刑而悼棄之

樾謹按杜氏不解悼字則讀如本字矣然悼棄連文甚爲無義悼當讀爲卓史記魯周公世家里克殺其君奚齊卓子集解引徐廣曰卓一作悼是悼與卓古字通也卓之本義爲高說文匕部卓高也高則必遠故或訓爲高遠漢書劉輔傳必有卓詭切至師古注曰卓高遠也亦或徑訓爲遠楚辭逢尤篇世旣卓兮遠眇眇王逸注曰卓遠也說文走部趠遠也辵部逴

遠也趠逴皆卓之後出字遠即高之引申義耳卓棄之者遠棄之也上文曰閔若不撫社稷而越在它竟杜解曰越遠也故此若之曰寡君不以即刑而卓棄之卓亦遠也

王室之不壞繄伯舅是賴十四年

正義曰服虔本壞作懷解云懷來也繄蒙也賴恃也王室之不懷柔諸侯恃蒙齊桓之匡正也

樾謹按傳文若是王室之不壞則下句當云繄伯舅之功今乃云繄伯舅是賴疑當從服本作懷然子慎訓懷爲來而云不懷柔諸侯於義未得詩雄雉篇我

之懷矣楊之水篇懷哉懷哉鄭箋並曰懷安也王室之不懷猶云王室之不安也王室不安惟伯舅能安之故曰緊伯舅是賴也

改服修官　十六年

集解曰既葬改喪服修官選賢能

樵謹按上文已歷敘羊舌肸爲傳云云此何以又云修官且修官與改服事亦不倫杜解殆非也官與館古字通周易隨初九官有渝釋文曰官蜀才本作館蓋官字從宀實爲館舍之本字從食作館乃後出字也說詳余所箸字義載疑修官即修館也晉侯將殺

于曲沃又順河東下會于淇梁故所在館舍先為修
理也

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 十八年

集解曰斥候也

樾謹按小爾雅廣詁曰斥開也漢書司馬相如傳除
邊關益斥師古注曰斥開廣也禮記王制正義曰斥
大謂開斥廣大此傳斥山澤之險正斥大之義言凡
山澤險阻之地皆開斥之使容車徒也杜訓為候未
得其旨

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

集解曰脫不張旗幟

樾謹按不張旗幟謂之脫近於臆說矣脫之言突也詩緜篇混夷駾矣毛公訓駾為突駾從兌聲故或即以兌為之孟子梁惠王篇注引詩作昆夷兌矣是也脫亦從兌得聲故得與駾通乃脫歸者乃突歸也廣雅釋詁曰突猝也猝然而歸則有輕速之意故太子曰社稷之主不可以輕也國語晉語脫會秦伯於王城義亦與此同

先吳壽夢之鼎十九年

集解曰古之獻物必有以先今以璧馬為鼎之先

樾謹按惠氏補注曰馬爲庭實未聞以馬爲先且馬不上堂安得先之其說是也至以先吳爲先秦先漢之比則亦未得夫郜鼎不稱先郜紀甗不稱先紀吳鼎何必言先吳邪先疑旡字之誤旡讀爲暨暨及也猶言賄諸偃束錦加璧乘馬及吳壽夢之鼎也暨從旣聲旣從旡聲古文以聲爲主故卽以旡爲之所謂左傳多古字古言者此也旡先形似學者多見先尟見旡因誤爲先矣

圭嬀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士子孔亦相親也十九年

樾謹按士子孔亦相親者謂因其母之故而亦親於

宋子也既親於宋子則其親於子然子孔不待言矣此所以三室如一也唐石經作二子孔亦相親也則但是士子孔與司徒孔相親而子然不與矣何以云三室如一乎二字乃士字之誤阮氏校勘記反謂作二者不誤恐後學疑惑故詳辨之

軌度其信 三十一作

正義曰謂使其所信有軌則法度可明以爲徵驗也

劉炫曰軌法也行依法度而言有信也

樾謹按正義所說迂迴難明且不成義殆非也軌當讀爲究軌字從九得聲古音即如九究亦從九得聲

故軌究音同得相段借詩其矣篇爰究爰度此以究度連文即其義也究度其信者言必究度之使信而合義也上云洗濯其心此云究度其信洗濯二字同義究度二字亦同義學者不知軌爲究之段字因失其解矣二十五年傳度山林鳩藪澤鳩亦究之段字說見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此段軌爲究猶彼段鳩爲究也

生在敬戒二十二年

樾謹按此敬字與上文敬共事君敬字不同敬共之敬乃本字也敬戒之敬當讀爲儆說文人部儆戒也

儆戒一義故下文君子但曰知戒

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二十三年

集解曰肆放也　正義曰君子自論慶氏之罪所爲不義不可放肆以爲宜其誅滅

樾謹按杜訓肆爲放未詳其義若從正義之說則當爲肆眚之肆然襄九年肆眚圍鄭杜解曰肆緩也此傳訓放與彼義殊正義所說未必有當杜意也今按肆者長也詩崧高篇其風肆好毛傳曰肆長也不可肆卽不可長言慶氏不義不可長也故下文卽引詩惟命不于常以證之肆字古作㻋在說文長部然則

訓肆爲長正合字之本義杜解既不了正義以岔其
誅滅足成之殆非傳意
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
集解曰東陽晉之山東魏郡廣平以北　正義曰昭
二十二年傳曰荀吳略東陽遂襲鼓滅之鼓在鉅鹿
居山之東山東曰朝陽知東陽是寬大之語總謂晉
之山東故爲魏郡廣平以北服虔以東陽爲魯邑謬
之甚矣東陽之師謂下文叔孫豹所帥者也
樾謹按魯語曰昔欒氏之亂齊人閒晉之禍伐取朝
歌我先君襄公不敢甯處使叔孫豹悉帥敝賦踦跂

畢行無有處人以從軍吏次於雞俞與邯鄲勝擊齊之左擠止晏萊焉服氏以東陽爲魯邑蓋據此正義既斥其謬而又曰東陽之師謂下文叔孫豹所帥者也則仍無以易服氏之舊說矣今按晉東陽之地雖或遼闊然所謂東陽之師者必非盡大行山以東之師而悉起之也趙勝卽邯鄲午之父見定十三年正義外傳謂之邯鄲勝蓋父子世守邯鄲者邯鄲今屬廣平府東陽必與邯鄲相近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謂今冀州爲晉之東陽地是也至叔孫豹之師尚在雍榆杜謂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其地在今衞輝府

濟縣相去甚遠安得謂東陽之師即叔孫豹所帥者乎正義此說仍未免爲服氏所惑也然則外傳所載子服惠伯之言豈其飾辭無爲有以取大國邪曰雖榆去朝歌甚近是役也齊取朝歌而不能守未必非叔孫一軍之力於是趙勝得以追擊之而獲晏氂其後魯人居以爲功晉亦不能斥爲誣也若必執國語以說左傳失之矣

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

集解曰父寵之則可富

樾謹按富與福古通用周易謙象傳鬼神害盈而福

謙釋文曰福京作富是其證也富倍季氏卽福倍季氏與下句禍倍下民相對正承上文禍福無門惟人所召而言杜以本字讀之失其旨矣其下云故公鉏氏富此則當讀如本字閔子馬所謂福者非止以富言也嘗固福也得爲公右宰亦福也悼子雖得立而竟早死雖謂之無福可矣

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　二十五年

集解曰言雖不爲崔子猶自應有冠

樾謹按杜說不了由未得其句讀故也此當以公曰不絕句公曰不猶孟子曰否乃甚不然之辭不與而

古字通也爲雀子句其無冠乎言假爲雀子豈患無冠吾以其冠賜人於雀子無損也說文丶部音相與語唾而不受也從丶否聲孟子曰否及此傳公曰不疑皆否之叚字今世俗猶有此音

公踰牆又射之

正義曰上未有射公之文而云又射之者以公未踰牆必已射公但射公不中傳文不載以踰牆射之中股故傳言其事而云又也

樾謹按上無射公之文則此不得言又又當讀爲有石鼓文澫又小魚詛楚文又秦嗣王並以又爲有古

字通也因不知射者主名故但曰有射之定八年傳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即其例也有與或聲近而義通考工記梓人曰毋或若女不寧侯禮記祭義篇曰庶或饗之孟子公孫丑篇曰夫既或治之鄭注趙注並曰或有也故又字亦與或通禮記檀弓篇曰或敢有他志國語晉語作又何敢有他志哀元年左傳曰或將豐之史記吳世家作又將寵之並其證也然則又射之猶云或射之不通古人之言而泥乎其文斯難得其解矣

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郟其五月秦晉爲成晉趙如

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成而不結 二十六年

集解曰傳爲後年修成起本當繼前年之末而特跳此者傳寫失之

樾謹按杜謂此傳當繼前年之末非也此傳實當在下文二十六年春之上蓋左氏作傳本未嘗分每年爲一篇故文十年傳云厥貉之會麇子逃歸十一年傳即云楚子伐麇宣十一年傳云厲之役鄭伯逃歸十二年傳即云楚子伐鄭如此之類並當合下文爲一不當繼諸前年之末莊十九年傳曰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僖二十四年傳曰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

納之但言禦之納之不言所禦何師所納何人蓋左氏原文自初楚武王克權至巴人因之以伐楚此數十字皆在十九年春之上自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至重耳敢不拜此數百字皆在二十四年春之上後之編次者因每年必欲以年冠首年上不容更著一字於是割嵌前年之末而文義之不安者多矣惠公元妃孟子至是以隱公立而奉之此五十八字本在元年春王周正月之上若非杜氏合傳於經卽無經文橫隔其閒豈不連屬爲一卽此可見左氏之舊此傳與彼不殊杜氏以經文隔之遂若孤縣卷首無

所繫屬因以為傳寫跳此而左氏之舊不可復矣

欒范易行以誘之

集解曰易行謂簡易兵備欲令楚貪已不復顧二穆之兵　正義曰賈逵鄭衆皆讀易為變易之易楚語說此事云若易中下楚必歆之韋昭云簡易欒范之行示之弱以誘楚也是韋昭已讀為簡易之易故杜從之也

樾謹按傳言誘之則韋氏示弱之說信矣惟簡易之義終有未安易當讀為貤方言及廣雅釋詁竝曰貤益也字亦作弛國語魯語曰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

韋注曰弛毁也然則弛行以誘之者毁行以誘之也猶桓六年傳曰王毁軍而納少師也詩何人斯篇我心易也韓詩作我心施也易之通作阤猶易之通作施也王氏引之謂魯語弛孟文子之宅與景公欲更晏子之宅同弛者易也說見經義述聞然則外傳弛宅當爲易宅此傳易行當爲弛行並古文叚字而學者泥本字以求之則胥失之矣

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

集解曰以輿材能比叔向

樾謹按周易比彖傳曰比輔也詩杕杜篇胡不比焉

國語齊語足以比成事鄭箋韋注並曰比輔也爾雅釋詁曰比俌也俌與輔同然則以比叔向者以輔叔向也杜解失之

能歆神人　二十七年

集解曰歆享也使神享其祭人懷其德

樾謹按國語周語曰民歆而德之韋注曰歆猶欣欣喜服也然則能歆神人謂神人皆喜之也周語曰事神保民莫不欣喜是其義也一歆字兼神人而言杜解未得其旨

季蘭尸之敬也　二十八年

集解曰使服蘭之女而爲之主　正義曰詩言季女而此言季蘭謂季女服蘭草也桼宣三年傳曰蘭有國香人服媚之知是女之服蘭也

樾謹按蘭雖人所服媚然女不必皆服蘭且服蘭之女豈可卽謂之蘭乎杜解非也蘭疑孌之叚字孌從䜌聲蘭從闌聲二聲相近說文門部闌妄入宮掖也從門䜌聲讀若闌漢書成帝紀闌入尚方掖門卽以闌爲之然則蘭之通作孌猶闌之通作闌也詩車舝篇思孌季女逝兮傳曰孌美貌此傳所謂季孌卽詩所謂思孌季女言年少而美好也

請觀於周樂二十九年

樾謹按儀禮聘禮記歸大禮之日既受饔餼請觀鄭注曰聘於是國欲見其宗廟之好百官之富若尤尊大之焉然則古禮於所聘之國本有請觀之事故季札因而請觀周樂耳

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

集解曰美其有治政之音譏其煩碎知不能久

樾謹按美哉之下不箸一字而遽云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文義不屬疑其細二字當爲一句美哉其細蓋美其細也說文糸部細微也葢引申之爲了解蔽篇楊注曰微

者精妙之謂也是細亦未始非美但過甚則涉于煩碎矣故又曰已甚民弗堪也杜解未得其旨詩正義引服虔曰其風細弱已甚亦失之

用而不匱廣而不宣

楓謹按此文自直而不倨曲而不屈以下共十四句每二句相對成義直與曲對邇與遠對遷與復對哀與樂對施與取對處與行對獨此二句用與廣不對用疑困字之誤困而不匱廣而不宣語意一律困者窮乏之名廣者博大之號正相對也

辯而不德

集解曰辯猶爭也

樾謹按杜氏不解德字史記注引服虔曰夫以辯爭不以德居之必加於刑戮也其說非是苟能以德居之又何爭乎德當讀爲直德字古文作悳本從直聲故卽與直通周易繫辭傳有功而不德蜀才本作置德之通作直猶置之通作德也爭辯而不直故宜加於刑戮矣

其君弱植 三十年

正義曰周禮謂草木爲植物植爲樹立君志弱不樹立也

謐謹按如正義所說當云其君弱不植於文方明不得云其君弱植蓋彊植連文乃古語也植當讀爲脂膏䐈敗之䐈考工記弓人注引檝脂膏䐈敗之䐈是也字本作殖說文肉部殖脂膏久殖也亦或作䐈釋名釋地曰土黃而細密曰埴埴膱也黏昵如脂之膱也然則人之弱者謂之䐈猶土之黏者謂之埴矣考工記搏埴之工二司農曰埴書或作植此段植爲䐈與彼段植爲埴同若以本字讀之而訓爲樹立則弱植二字義不相屬矣

上下有服

集解曰公卿大夫服不相踰

樾謹按經傳服字半皆艮字之叚借說文又部艮治也從又從卩卩事之制也凡服事字降服字並當作艮而經傳皆以服爲之服行而艮廢矣鄭石制字子服見宣十二年傳此卽叚服爲艮之明證艮從卩故亦有節制之義名制字艮正相應也上下有艮猶云上下有制與上句都鄙有章一律杜不知服爲艮之叚字而以本字讀之失其旨矣呂氏春秋樂成篇曰都鄙有服高注曰服法服也疑高氏原文本曰服法也蓋服爲制故亦爲法後人不知其義妄增服字耳

說詳呂氏春秋

寇盜充斥三十一年

集解曰充滿斥見言其多

樾謹按充斥連文其義一也淮南子說山篇近之則鐘音充高誘注曰充大也呂氏春秋必己篇禍充天地高注亦曰充猶大是充之義爲大也文選魏都賦墳衍斥斥李善引蒼頡曰斥大也史記司馬相如傳除邊關益斥索隱引張揖曰斥廣也廣與大同是斥之義亦爲大也凡有大義者皆有衆多之義如殷訓大亦訓盛豐訓大亦訓滿皆其例也說文多部經大

也從多多聲非其義爲大而其字從多可知其謂之通矣玉篇多部絲多也大也大部𡗾大也多也皆多大義通之證充斥並訓大故亦並訓多寇盜充斥言寇盜之多也杜訓斥爲見義反不倫矣

令尹似君矣

正義曰言令尹威儀已抄國君之容矣服虔云言令尹動作以君儀故云以君矣服言以君儀者明年傳云二執戈者前矣是用君儀也俗本作似君者云似君不須言矣今定本亦作似君恐非

樾謹按其字當從古本作以其義當從定本作似周

易明夷象辭文王以之箕子以之晉向本作似卽其例也就字義而言以卽似字古似字作佀亦或移人旁於右作队與書變作以而借爲㠯字行之旣久莫知其卽佀字也於是又加人旁於左作似字此尤俚俗之甚者服氏所據本作令尹以君奭正左氏之舊乃不知以字之卽似字蓋六書之學自漢已失之矣

羣經平議卷二十六

德淸俞樾

春秋左傳三

帶其褊矣 昭元年

集解曰言帶褊盡故裂裳亦不相逆

樾謹按褊字不訓盡即以假借之例求之亦不得其說杜云褊盡殆失之矣說文衣部褊衣小也帶其褊矣猶曰以是爲帶不其褊小乎蓋旣以與之又爲謙辭謝之也古書或以矣字代乎字如隱三年公羊傳曰盍終爲君矣禮記文王世子篇曰女何夢矣皆是

也杜氏不達古語故失其解

處不辟汚

集解曰汚勞事　正義曰處國之所辟者惟有辟勞事耳故以汚爲勞亦也言事之勞身若穢之汚物也

樾謹按廣雅釋詁曰辱汚也汙爲辱故亦爲勞禮記檀弓篇鄭注曰勤勞辱之事也是勞辱同義成九年傳大夫勤辱勤辱猶勤勞也汙者辱事即爲勞事正義所說未達古訓

弗去懼選

集解曰選數也恐畏及數其罪而加戮

樾謹按懼數其罪則曰懼罪足矣乃曰懼選於文不明杜解殆非也選當讀為篡說文厶部篡屰而奪取曰篡古人之言上下不嫌同辭以臣奪取於君謂之篡以君奪取於臣亦謂之篡鍼之適晉其車千乘對司馬侯曰君能少此者何以得見是鍼以車多故出奔其母所謂弗去懼選者言弗去則必為景公所篡取故欲使適它國以保其所有也方言曰秦晉之間凡取物而逆謂之篡鍼母此言正秦之方言也作選者叚字耳選從巽聲篡從算聲二聲相近故得通用詩柏舟篇不可選也後漢書朱穆絕交論作不可算也

論語子路篇何足算也漢書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贊作何足選也然則選之通作筭猶選之通作算矣國語魯語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爲選事乎選亦算之叚字謂其自算取之也說詳國語

臺駘能業其官

集解曰纂昧之業

樾謹按杜未解業字也業讀爲⿰業刂方言曰⿰業刂續也業訓與纂同謂之⿰業刂爾雅釋詁亦曰⿰業刂續也能⿰業刂其官者能繼續其官守也說文無⿰業刂字蓋古字止作業耳

四姬有省猶可

集解曰據異姓去同姓故眚省

樾謹按省當讀爲眚莊二十二年經文肆大眚公羊作肆大省是省與眚通上文曰美先盡矣則相生疾相之云者兼男女而言明男娶同姓之女固當生疾女嫁同姓之男亦當生疾也故此云四姬有眚猶可眚之言疾眚也楚語曰夫誰無疾眚是也四姬有疾眚則四姬當之矣故曰猶可也杜解未得其旨正義申說之徒爲辭費耳

女陽物

集解曰女常隨男故言陽物

樾謹按以易義言之坎爲中男爲月離爲中女爲日此所以女爲陽物也後世言丹術者有取坎塡離之說實本於此杜以女當隨男爲說失之矣

十二月晉旣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辰朔烝于溫

集解曰烝冬祭也孟子餘趙衰趙武之曾祖其廟在晉之南陽溫縣往會祭之趙氏烝祭甲辰十二月朔晉旣烝趙孟乃烝其家廟則晉烝當在甲辰之前傳言十二月誤

樾謹按左傳以周正紀事十二月者建亥之月也杜

五年傳閉蟄而烝杜預曰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
皆成可薦者衆故烝祭宗廟然則烝祭當在建亥之
月此傳十二月不誤也疑甲辰朔三字當在傳首十
二月之下左氏原文蓋云十二月甲辰朔晉既烝傳
寫者誤移甲辰朔三字置烝于溫之上而文不可通
矣又按將會孟子餘句義亦難明趙襄字子餘不字
孟會祭孟子餘不得但曰將會然則此文亦必有誤
今按孟者地名尚書泰誓篇序正義曰孟者河北地
名春秋所謂向盟是也據隱十一年傳王取鄔劉蔿
邘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隰城

欑茅向盟州陘隤懷杜曰凡十二邑皆蘇忿生之田而成十一年傳曰蘇忿生以溫爲司寇止言溫不言餘邑則知餘邑皆附屬於溫者也是時溫屬趙氏則盂亦必屬趙氏矣且溫與州同在蘇忿生十二邑中是時州亦屬趙氏昭三年傳可證然則盂屬趙氏從可知矣子餘當作餘子左氏原文蓋曰趙孟適南陽將會孟餘子孫于溫餘子者卽宣二年傳所謂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者也趙孟蓋將會餘子之在孟者至溫孫祭故曰將會孟餘子孫于溫因申辰朔三字誤移在孫于溫之上而餘子二字又誤作子餘其事遂

悔雖服子愼不得其解矣

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二三作

集解曰不敢以其位卑而令禮數如守適夫人

樾謹按傳言數於守適不言數如守適杜解非也文十六年傳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杜曰數不疏也不疏則有煩密之意蓋數從婁聲考說文從婁得聲之字走部遱速遱也言部謱謰謱也水部漊雨漊漊也並有煩密之意然則數於守適者言視適夫人之喪更爲煩密也杜解爲禮數之數失之

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

阮校勘記曰閩監本滋誤益

樾謹按作益者是也上文曰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杜曰滋益也然則滋與益同義上言滋侈此言益尤文義一律襄二十六年傳而視之尤服注曰尤甚也益尤猶言滋甚耳當從閩監本作益爲正

二惠競爽

集解曰競彊也爽明也

樾謹按此對下文又弱一个而言競猶爭也莊子齊物論篇有競有爭郭注曰並逐曰競是其義也爽之義爲明淮南說林篇長而愈明高注曰明猶盛也然

則爽亦猶盛也兢爽猶爭盛也廣雅釋詁曰爽猛也猛與盛義相近杜解以兢爽二字平列未得其義哀十六年傳曰與不仁人爭明何無不勝此言兢爽彼言爭明文異而義同杜讀彼傳誤於爭字絶句失之辨見王氏經義述聞

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 五年

正義曰劉炫以爲施者舍也臧者善也成諸臧氏取其舍名也

樾謹按臧之爲善是矣其說施字於義未盡施猶陁也方言及廣雅釋詁並曰陁壞也字亦通作弛國語

魯語曰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韋注曰弛毀也毀小
軍于施氏正取弛毀之義施弛古字通周官遂人與
其施舍者鄭注曰施讀爲弛
葬鮮者自西門
集解曰不以壽終爲鮮西門門非魯朝正門
樾謹按御覽時序部引書大傳曰西方者何也鮮方
也白虎通五行篇曰西方者遷方也萬物遷落也然
則鮮方與遷方同亦言萬物鮮落也禮記月令篇季
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周書時訓篇腐草不化爲螢
穀實鮮落是其義也人死謂之鮮正取鮮落之義葬

死者自西門正取西爲鮮方之義叔仲帶謂此言受之叔孫疑叔孫生時因論喪禮曾有此言然未嘗行之魯國使爲常法也叔仲帶追述之蓋欲以損叔孫不依舊典故借此爲由耳杜謂不以壽終爲鮮夫帶乃豎牛之黨豈肯發其餓死叔孫之罪又謂西門非正門然則東亦非正何必西乎

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

集解曰魯城內有大庭氏之虛於其上作庫

樾謹按傳言大庫之庭不言大庭氏之虛與十八年傳不同疑魯國別有大庫庫曰大庫猶府曰長府長

大姒美名也杜據十八年傳爲說失之

誰其重此

集解曰言怨重

樾謹按重猶任也詩大明篇箋曰重懷孕也說文女部妊任身懷孕也懷孕謂之任亦謂之重蓋重與任義本相因故亦得相通誰其重此即誰其任此言誰任其咎也下文曰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有與未有正承誰其重此而言若從杜解以重爲怨重則與下文不貫矣

皆成縣也

集解曰成縣賦百乘也
棫謹按襄十四年傳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杜曰成
國大國也然則成縣亦猶大縣也釋名釋言語曰成
盛也盛與大義相近禮記檀弓篇鄭注曰成猶善也
善與大義亦相近詩桑柔篇鄭箋曰善猶大也
羊舌四族皆彊家也
集解曰四族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弟四人
正義曰按世本叔向兄弟有季夙疑季夙即是虎也
故服氏數伯華叔向叔魚季夙劉炫以為叔虎於時
已死別有季夙而規杜氏非也

樾謹按季夙不見於左傳唐書宰相世系表曰羊舌職五子赤肸鮒虎季夙赤字伯華肸字叔向鮒字叔魚虎字叔羆號羊舌四族是季夙不在四族之內且又不傳其名然則其人有無不可知也孔氏謂季夙即是叔虎未可深非惠氏棟補注因叔季是兄弟之次故從劉氏以爲別有季夙然稱之仲孫卽爲孟孫何必晉之叔虎不爲季夙乎今以左傳爲定是時叔虎已死羊舌氏兄弟見于傳者止伯華叔向叔魚三人疑左傳原文本云羊舌三族皆彊家也韓氏七羊舌氏三其數正十故下文曰因其十家九縣也古書

三字有誤作四儀禮覲禮四享鄭注曰四當爲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字相似由此誤也周官內宰疏引鄭志曰純四祇四當爲三古三四積畫是以三誤爲四大戴記公冠篇公冠四加玄冕盧注曰四當爲三字之誤定十五年穀梁傳疏曰范云四四當爲三古者四三皆積畫字有誤耳並其證也昭十二年傳曰是四國者專足畏也據楚語曰是三城者豈不使諸侯之惕焉然則傳文四字亦三字之誤此傳三族誤爲四族彼傳三國誤爲四國其誤正同杜於彼傳分不葬爲二以當之至此傳三誤爲四則下文十家

之數不合乃云言十家舉大數也皆叫說也劉光伯
不知考定傳文而謾欲規正杜失謂韓須是起之門
子不必更稱家去韓須之外韓氏唯有六家并羊舌
四族故爲十家大韓須之於韓起猶楊石之於叔向
也晉人既亡韓起叔向必以韓須楊石代之安得不
數若不數韓須則亦當不數楊石矣劉氏所規豈可
通乎今正羊舌四族爲三族則十家之數固無不合

無待辭費

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七年

正義曰日謂往日也

樾謹按上文曰昔先君成公既言昔不必又言往日矣曰疑日字之誤自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文義甚明故杜無解此義承誤本而爲之說不足據也文七年傳曰衛不睦襄二十六年傳曰其過此也昭七年傳曰君以夫公孫段爲能任其事昭十六年傳曰起請夫環凡以日言者皆謂其事相距未久此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則當極言其久不得以日言也阮氏校勘記曰淳熙本纂圖本作曰則又日之誤字

孟縶之足不良能行 七年

集解曰跛也

樾謹按良能二字相連成義孟子盡心篇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趙岐注曰良甚也即可說此傳良能之義蓋古語也二十年傳杜解曰蹩足不良是誤於良字絕句監本毛本遂改能行爲弱行矣

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惟我賀將天下實賀八年

釋文曰若何弔也本或作若可弔也

樾謹按可與何古本通用至此傳之義實當從或本作可因史趙曰可弔也故子大叔曰若可弔也即承史趙之語而言也大叔此言極爲微婉蓋卞公承悼

公之後席全盛之勢諸侯賓服秦楚無釁安坐西匯偷為自樂銅鞮始作虒祁繼成而文襄之業隳三家之勢張矣晉之式微實基于此倘平公早世晉人更立賢君得如悼公者迎而振之或尚可為乎故曰若可弔也其非惟我賀將天下實賀弔者弔晉之惡賀者賀晉之不失諸侯也上文叔向曰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史趙所謂可弔者其意殆亦同此大叔之意則以爲君苟有咎諸侯轉可不叛也所謂微辭也倘如今本作若何弔也則了無意義人人能言之左氏又何必錄此謏辭以污簡牘乎且其字將字

皆與若字相應今作若何弔也則但曰非惟我賀天下實賀足矣是時魯使已在晉廷其餘諸侯亦必慶至何必爲擬議之辭曰其日將乎

王使詹桓伯辭於晉 九年

集解曰辭責讓之

樾謹按辭猶訟也古謂訟爲辭訟周官小司徒職曰聽其辭訟是也亦作治訟小宰職曰聽其治訟是也僖二十八年公羊傳治反衛侯何休曰叔武訟治於晉文公令白王者反衛侯使還國也此傳言辭於晉猶言訟治於晉成十一年傳晉郤至與周爭鄇田王

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彼因鄇田故而訟諸晉此因閻田故而辭於晉兩事正同杜訓爲責讓非古義矣

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

集解曰相治也楚之先祝融爲高辛氏火正主治火事

樾謹按祝融治火楚不治火也乃以火爲楚所相何也相疑當作祖字相似而誤昭三年傳曰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正義曰定本作其祖是其例也上文曰陳水屬也據八年傳曰陳顓頊之族也族與屬聲

近而謢通陳爲顓頊之後故爲水之屬楚爲祝融之後故以火爲祖矣

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十年

集解曰欲及子良醉驅告鮑文子

樾謹按醉而騁者子良醉而騁也桓子遭之但見其騁不知其醉則愈疑其將攻已矣及見文子之後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然後知其不然而因授甲之故勢不容已有及其飲酒先伐諸之謀若遭子良時已知其醉又何必使視二子乎杜解於當日情事未得

忠爲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

正義曰言人居身難可不謹愼

繼謹按正義說此殊未明了疑傳文難字乃衍文也
上文曰爲人子不可不愼也此文曰忠爲令德其子
非能任罪猶及之不愼也義正相應而文亦甚明故
杜無解若是難不愼也則文義不可曉杜不得無說
矣唐石經每行十字而此行自子字起愼字止十一
字疑石經本無難字也恉之字以下刓缺不能據以
訂正

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十二年

集解曰淮水名坻山名　正義曰劉炫以爲淮坻非

韵濰當作灘又以坻爲水中之地以規杜氏今知不然者以古之爲韵不甚要切此若齊侯之語容可舉齊地灘水此㬎謬了在晉何意舉齊地水乎又酒肉相對多少相似爾雅小洲曰陼小陼曰沚小沚曰坻何得以坻之小地對淮之大水故杜以坻爲山名劉炫又以山無名坻者按楚子觀兵於坻箕之山坻非山乎

樾謹按惟淮最韵無煩改讀爲灘誠如孔氏之說矣至坻爲山名古籍無徵孔氏舉坻箕之山爲證繆子晉人何意舉楚山乎然從劉光伯之說以坻爲水中

地則以小地對大水誤若不倫今按坻乃阺之叚字也說文𨸏部阺秦謂陵阪曰阺有酒如淮有肉如阺與下文有酒如澠有肉如陵文義一例淮與澠皆以水言阺與陵皆以土阜言杜於下句陵字止曰大阜也不以爲山名然則以坻爲山名固杜之失矣劉氏規正杜失而不知坻爲阺之叚字則亦未爲得也

殺獻太子之傅庾皮之子過

樾謹按左氏原文當作庾皮之過成十六年傳潘尫之黨杜解曰黨潘尫之子襄二十三年傳申鮮虞之傅摯杜解曰傅摯申鮮虞之子蓋古人以父名子自

有此例庾皮之過亦猶是也不然庾過自因爲獻太
子傳而見殺不因其父而起何必曰庾皮之子乎釋
文于成十六年曰一本作播厓之子黨于襄二十三
年曰本或作申鮮虞之子傅摯爲皆後人所加而杜
氏所據本尚未衍子字故各爲之解至此傳杜無解
則已衍子字矣
湫乎攸乎
集解曰湫愁隘攸縣危之貌　正義曰湫是湫隘故
以湫爲愁隘之意也詩云攸攸㫆旌故以攸爲縣之
貌也

燧謹按愀即愁之叚字春秋繁露陽尊陰卑篇曰愀
者悲憂之狀也是愀與愁同義杜訓愀爲愁已得其
解乃因其字是愀隘之愀又加隘字以足之則反失
之矣至以攸爲縣危之貌此臆說也攸即悠之叚字
古書悠字或省作攸蓋亦聲近而義通正義引詩攸
攸旆旌今詩車攻篇作悠悠旆旌即其證也說文心
部恤憂也愁憂也悠憂也恤恤乎愁乎悠乎三句一
意深憂之故重言之也

南蒯枚筮之

集解曰不指其事汎卜吉凶　正義曰今人數物云

一枚兩枚是籌之名也尙書大禹謨枚卜功臣孔安國云枚謂歷卜之而從其吉彼謂人下一籌使歷卜之也此則不告筮者以所筮之事空下一籌而使之筮或以爲杜云汎卜吉凶謂枚雷總卜樾謹按古卜筮不下籌謂空下一籌而使筮臆說也枚筮之語于古未聞乃據唐時俗語以說經更爲失之今按枚當讀爲微詩東山篇勿士行枚毛傳曰枚微也是其證也襄十九年傳崔杼微逆光服虔曰微隱匿也哀十六年傳其徒微之杜曰微匿也匿其事而使之筮故爲微筮哀十六年傳王與葉公枚卜子

貞以爲令尹義亦同此東晉古文尚書竊取其語而僞傳以爲歷卜然則楚所卜者止子貞一人何歷卜之有乎

秦復陶

集解曰秦所遺羽衣也　正義曰文在冠下爲上知是衣也冒之以秦明是秦所遺也冒雪服之知是毛羽之衣可以禦雨雪也

樾謹按此皆臆說不可以說經秦復陶者蓋卽所謂紕也說文糸部紕氐人瀱也紕謂之復陶猶蚍謂之復陶說文虫部蝝復陶也劉歆說蝝蚍蜉子也古人

之語凡聲同者名義即相通紕與𧊒聲同廣雅釋詁
曰紕猝也緣與𧊒亦聲同此復陶之名所以得通于
紕也周書王會篇載伊尹爲四方獻令正西以紕罽
爲獻後漢西南夷傳冉駹夷能作毞毲毞即紕也秦
近西戎故兹有此裘三十年傳使爲君復陶或亦主
爲罽與

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
集解曰桃弧棘矢以禦不祥
樾謹按古字共與供通禦與御通隱九年傳不共王
事僖四年傳王祭不共釋文竝曰共本作供文七年

傳華禦事爲司寇釋文曰禦本作御是其證也以共禦王事者以供御王事也廣雅釋詁供奉獻御進也供御與奉獻同如杜解則當云以共王禦事不當云以共禦王事矣

形民之力

集解曰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冶之器隨器而制形故云形民之力

樾謹按杜釋形字迂迴難通後漢書陳蕃傳注引此作刑民之力則古本不皆作形必以隨器制形解之不可通矣今按形猶容也形與容一聲之轉故古語

以形容連文爾雅釋詁刑法也廣雅釋詁容法也刑與容同義猶形與容同義也說文土部型鑄器之法也金部鎔冶器法也型與鎔同義亦猶形與容同義也容字古通作庸莊子胠篋篇容成氏六韜大明篇作庸成氏是其證也爾雅釋詁刑庸並訓爲常刑與庸同義亦猶形與容同義也故以聲求之形民之力猶容民之力容民之力猶庸民之力傳意止言用民力者不可有醉飽過盈之心耳不以聲求之而泥字義以求之則古書之難解者多矣

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

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 十三年

樾謹按蔓成然三字當作觀從於事方合此傳敘楚亂凡有二蔿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因羣喪職之族啟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此其一也觀從朝吳在蔡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又其一也此當云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觀從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公子比即子干也公子黑肱即子晳也公子棄疾即蔡公也觀從與朝吳同謀起事必不當遺蔓成然自在息舟並不

在蔡安得與鄭與同帥師乎且下云因四族之徒杜
解曰四族遺氏許圍祭消莫成然然然則莫成然正四
族之一若既列名於上而又云因四族之徒義不可
通矣故知此文莫成然三字乃觀從之誤所宜訂正
也

先歸復所後者劓

集解曰劓截鼻

樾謹按杜解非也刑有五豈必專截其鼻乎劓當讀
爲劊說文刀部劊斷也經傳無劊字皆以劓字爲之
周易困九五劓刖京房作劊刖是劓與劊古通用尙

書多方篇劓割夏邑劓割即劓割也盤庚篇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枚傳曰劓割也哀十一年傳曰劓殄無遺育杜解亦曰劓割也凡訓割之劓皆例之以字此傳曰先歸復所後者劓言後者則劓殄滅之也棄疾欲散乾谿之眾必爲危言以恐惕之豈徒曰吾將截其鼻而已乎

王虐而不忌

集解曰靈王暴虐無所畏忌將自亡

樾謹按以不忌爲無所畏忌則與下文意不相屬故杜加將自亡三字以聯貫之然非傳文所有也今按

虐而不忌者謂靈王雖暴虐而尚不忌克也觀其赦芋尹無宇及使穿封戌爲陳公二事殊有君人之度異乎晉夷吾之必殺慶鄭者矣故曰虐而不忌而子干涉五難以弒之立其不濟也

司徒老祁慮癸僞廢疾 十四年

樾謹按廢當讀爲發僞發疾者言僞爲疾發也猶二十年傳曰華亥僞有疾也下文曰臣願受盟而疾興郎發也若廢疾則是痼病矣豈能即愈乃曰請待閒而盟乎廢與發古字通用莊子列禦寇篇曾不發藥乎釋文曰發司馬本作廢論語微子篇廢中權釋

文曰廢鄭作發故其證也

任叚物官

集解曰物事也

樾謹按物謂物色之也周官載師職曰以物土事鄭注曰物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然則物官者亦謂物色之使各當其官也成二年傳物土之宜顧氏補注曰如昭三十二年傳物土方之物此傳物字與彼相近杜解非也

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 十六年

集解曰庸用也用次更相從耦耕

樾謹按杜讀庸次比耦四字爲句非也此當以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九字爲句庸次比三字一義方言曰庸恣比佽更佚代也庸次比即庸恣比言更代相耦以艾殺此地也古人之文不避煩複如襄二十一年傳縛充旨猶以衍貨各亦當以八字爲句實言之則但當云旨猶以衍貨各耳乃以旨上更加縛充二字猶此文於比上更加庸次二字也後人不達文義因并失其句讀而異說滋多矣

今茲火出而發十七年

樾謹按經書冬有星孛于大辰參則非火出時也乃

云今茲火出而章者蓋彗星始見實在此年之夏史官恐其遂曰遷移不能定其所在待其既伏而後書之故書於冬也此蓋史之舊例莊七年公羊傳列星不見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何休曰反者星復其位也然則待彗星之既伏而始書有星孛于大辰亦猶待列星之既反而始書恆星不見矣

鄅人藉稻 十八年

樾謹按左氏原文當作鄅子藉稻故杜解曰其君自出藉稻正義曰其君自出觀行之若傳文止曰鄅人而杜氏解為其君則正義必當有說矣今作鄅人藉

殺者盩涉下文郎人將閉門而誤

郲人羊羅攝其首焉

集解曰斬得閉門者頭　正義曰攝訓為持也斬得閉門者首而持其頭

樵謹按此蓋以手相摶而攝持其頭非斬之也閉門者既為所持不能自脫郲衆遂乘間而入耳正義訓攝為持是矣又云斬得閉門者首而持其頭則徇杜說而誤

振除火災

集解曰振棄也

樾謹按振當讀爲搌儀禮士喪禮搌用巾古文搌作振是振與搌古字通也禮記喪大記鄭注曰搌拭也爾雅釋詁曰搌拭刷清也是搌與拭刷同義搌除猶刷除也杜解未得其義

莒子奔紀鄣 十九年

集解曰紀鄣莒邑也東海贛榆縣東北有紀城

樾謹按傳末言七月丙子齊師入紀不言入紀鄣疑鄣乃衍文左傳原文蓋作莒子奔紀紀者莒邑名也今作奔紀鄣者涉下亂入紀鄣而衍也下文曰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嫠婦及老託於紀鄣紡焉

以度而去之此鄣字乃障之叚字文選北征賦注引蒼頡篇曰障小城也然則紀障猶言紀城蓋此婦人所居附近紀之城下故曰託於紀障紀障者紀之障猶十三年傳曰遇諸棘闕棘闕者棘之闕也下文以度而去之解曰因紡纑連所紡以度城而縋之是傳文度字本謂度城而傳無城字者蒙上文障字而言也今以紀障爲邑名則所謂以度而去之者果何所度乎其下云及師至則投諸外不言城外又曰子占使師夜縋而登不言登城皆蒙上文障字而言也障鄣同聲古得通用又從邑從阜之字隸變皆作阝但

以在左在右爲別而漢隷又往往亂之如敦煌長史武斑碑領校秘鄭鄭郎陜字也李翕析里橋郙閣頌郙郎陜字也然則陜之爲郙亦猶是矣阮氏校勘記所據本正作紀障乃云石經宋本宋殘本岳本本障作郙是也則誤以郙字爲正字又曰按說文郙紀邑也夫紀邑則明非莒邑安得并而一之乎

城上之人亦譟

釋文無城字曰一本作城上之人亦譟

樾謹按此當以無城字者爲正上文云託於紀郙郙者障之叚字小城也說見前矣其下諸句皆蒙此障

字爲文曰以度而去之者以度障而去之也曰及師至則投諸外者投諸障外也曰子占使師夜縋而登者縋而登障也此曰上之人亦諜者障上之人亦諜也上郎障上猶外郎障外皆蒙障字爲文正左氏文法之變也今增城字失左氏雅意矣

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二十年

集解曰周猶終竟也

樾謹按說文口部周密也以周事子者以密事子也蓋宗魯知齊豹欲殺公孟而不泄其言所謂周也宗魯之意蓋以不泄報齊豹而又以一死謝公孟爲兩

盡之道矣杜解非是下文不盡不義解曰以用事剝

是盡不義則得之矣

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

樾謹按之字衍文也此當以鬼神不饗為句其國以禍為句言其國以之而受禍也上文曰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與此文正相對彼云鬼神用饗故此云鬼神不饗彼云國受其福故此云其國以禍後人誤讀鬼神不饗其國為句因于禍下妄增之字耳

翟僂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華妵居于公里

亦如之二十一年

繼護接程僕新既居新里安得脫甲于公可疑一也新里者華氏所居之邑名安得因此而遂以公所居爲公里可疑二也疑此傳必有錯誤左氏原文當云繼僕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而歸于公華姓居于公亦如之上句而歸于公傳寫誤列其文下句居于公說甲里字皆非左氏之舊但自唐石經以下各本皆同無可訂正耳

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

正義曰華氏知困而致死戰或敗諸侯之師楚恥無

功而疾戰戰勝則楚獨有功二者均非吾諸侯之利
樾謹按是時楚邊越師師逆華氏非與華氏戰者也
楚恥無功者謂不得逆華氏也楚不得逆華氏則華
氏因而楚師爲無功於是華氏與楚師勢不容已在
華氏必致死在楚師必疾戰并力與諸侯爲難大非
諸侯之利矣如正義之說若楚恥無功而與華氏疾
戰者於情事未得也

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
集解曰百工百官也
樾謹按百工若是百官則百工之喪職秩者即舊官

耳於文不幾復乎且下文云百工叛豈百官皆叛乎疑百工之工乃工匠之工古者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是亦可謂之職秩也哀十七年傳石圃因匠氏攻公二十五年傳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杜解曰斤工匠所執蓋百工居肆其勢常聚故四民之中工匠獨强王子朝因百工作亂與衛事正相類百工非百官也

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二十三年

正義曰御謂進引也引叔孫詣於獄也

繼謹按御當讀爲圉詩召旻篇我居圉卒荒韓詩外傳作我居御卒荒是其例也古御禦通用烝民篇不畏彊禦漢書王莽傳作不畏强圉蕩篇曾是彊禦漢書敘傳作曾是彊圉然則御之通作圉猶禦之通作圉矣御叔孫以如吏者圉叔孫以如吏也宣四年傳圉伯嬴於轑陽而殺之杜解曰圉囚也與此傳御叔孫同義圉亦御之叚字也凡囹圄字依說文當作圉而經傳多以圄爲之釋名釋宮室曰圄禦也蓋御禦圉圄皆聲近而義通孔氏不達叚借之旨而以進引說之非也

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

集解曰既送作冠模法又進二冠以與之

樾謹按如杜解則冠法與冠皆叔孫與獻子者乃一謂之取一謂之與何也且叔孫如晉亦未必以作冠模法自隨杜氏所解殆非傳意蓋取其冠法者叔孫就獻子取之也既取得其冠法乃以兩冠與之而告之曰盡矣言如此模法者止有兩冠也

同德度義　二十四年

集解曰度謀也言唯同心同德則能謀義　正義曰同德度義尚書大誓文也劉炫云案孔安國云德鈞

則秉義者彊杜為不見古文故致有此謬
樾謹按劉氏爲僞古文尚書所誤宜規杜失固不足
論矣惟杜解亦未得傳義今按度猶在也文十八年
傳曰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度與在互言之耳其
實一也不度於善即不在於善杜解曰度居也廣雅
釋詁曰在居也是度與在義同也同德度義猶曰同
德在義言所謂同德者惟在於義耳子朝躬爲不義
雖廿氏又往不足爲同德也下文引大誓曰紂有億
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正證明
同德在義之旨

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集解曰陽氣莫然不動乃將積聚

樾謹按莫然不動而但謂之莫甚爲不辭漢書五行志引此傳文蘇林注曰莫莫爾不勝爲積聚也義亦與杜近殆皆非也今按古曰暮字止作莫詩東方未明篇不夙則莫毛傳曰夙早也莫晚也是夙與莫對文未及其時則爲夙已過其時則爲莫以過分而陽猶不克是陽之不克爲已莫矣必將積聚而爲旱也故曰陽不克莫將積聚也舊解失之

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

釋文曰于河本或作沈于河

樾謹按明成用之寶非于河文義已足不必更言沈僖十九年傳曰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昭十一年傳曰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並與此傳用寶珪于河文法一律蓋皆本於莊二十五年經文用牲于社而經文又本於尚書召誥用牲于郊也史記周本紀引傳作子朝用成周之寶珪沈於河疑史公以意用之漢書五行志作王子鼂以成周之寶圭湛于河則因史記之文釋文所載或作之本蓋後人據史漢以改左傳也王氏經義述聞反以有沈字

者爲是故詳辨之

生其六氣用其五行 二十五年

正義曰因上則天之下更復本之於天傳稱天有六氣此言生其六氣謂天生之也用其五行謂天用之也

樾謹按上文曰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此承上文而言若復本之於天則文義不屬矣且其之云者指天地也曰其六氣其五行則生之用之者明屬人矣襄二十七年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此卽用其五行之義惟六氣乃天之所生非人

之所生而云生其六氣義不可解故孔氏有此說今按生者養也周官大宰生以馭其福鄭注曰生猶養也生其六氣猶曰養其六氣國語周語曰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是其義

氣爲五味

正義曰五行之氣入人之口爲五味　又曰味之爲與入口乃知言氣爲五味謂氣入口與下章也發也皆據人知爲文

樾謹按上文言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此即云氣爲五味明即上文之六氣不得以爲五行之氣也元年傳

曰天有六氣降生五味與此傳文義正同葢五味雖生於五行然五行亦六氣所生故言五味者必推本於六氣也彼傳於天有六氣降生五味之下曰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淫生六疾此傳於氣爲五味之下曰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義皆相近然則氣爲五味與下二句自不一律必以爲皆據人知而言亦曲說也

徵褰與襦

集解曰褰袴　正義曰以可褰行故以褰爲袴

謹按說文衣部褰袴也從衣寒省聲手部攓摳衣

也從手褻聲是二字義別經典皆段褻爲搸正義因以段義爲本義失之矣

進胙者莫不謗令尹　二十七年

集解曰進胙國中祭祀也謗詛也

繼謙按呂氏春秋愼行篇載此事曰動作者莫不非令尹疑傳文進胙乃動作之誤動字古文作連連作與進胙相似因而致誤耳凡國人有所動作者莫不誹謗令尹非必祭祀也杜因傳是進胙因以祭祀釋之而又訓謗爲詛以成其義失之矣當據呂氏春秋訂正成十三年傳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襄三

十一年傳曰動作有文皆動作二字之證

忿類無期 昭二十八年

正義曰賈逵云忿怒狠戾無有期度

樾謹按荀子書每用綦字爲窮極之義王霸篇曰欲綦色耳欲綦聲楊倞注曰綦極也宥坐篇曰綦三年而百姓往矣議兵篇曰已朞三年然後民可信也是期與綦義同忿類無期者忿類無極也賈說未得

擇善而從之曰比

樾謹按之字衍文也心能制義曰度以下九句一律此作擇善而從之則不一律矣詩皇矣篇傳曰擇善

而從曰比是毛公所見本無之字周書謚法篇亦無之字當據以訂正

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

樾謹按此本作豈將軍之食而有不足言將軍之食自必豐腆無慮不足也詩意譏其言曰豈主之食而有不足正作之食不作食之可據以訂正

屬厭而已

集解曰厭足也言小人之腹飽猶知厭足君子之心亦宜然

樾謹按厭之訓足非古訓也厭之訓足則經傳屢見

疑杜氏原文曰厭足也故卽繼之曰言小人之腹飽猶知厭足傳寫者誤厭爲屬而義不可通矣晉語亦載此語韋注曰屬適也厭飽也已止也適小飽足則自節止杜義蓋亦與韋同

官宿其業 二十九年

集解曰宿猶安也 正義曰夜宿所以安身故云宿猶安也服虔云宿思也今日當預思明日之事如家人宿火矣

樾謹按服杜二說義皆迂曲疑皆非也小爾雅廣詁曰宿久也官宿其業言官久於其職業也下文曰世

不失職即官脩其業之義

又加范氏爲易之亡也

正義曰宣子刑書久已廢矣今復變易與之以成其滅亡也劉炫云范氏取蒐之法以爲國制雖則爲非書已廢矣縱應有禍亡數已歇今荀寅更述其事又加增范氏之惡爲范氏已秋兇禍今復改易之而使亡

樾謹按杜氏不解易字正義所說迂曲甚矣近世學者各爲之說孔氏廣森讀易爲難易之易謂易之亡猶云亡之易乃到何也說詳經學卮言王氏念孫謂

易有疾速之義易之亡猶云速之亡說詳經義述聞視舊說似皆勝之然加之趙氏何爲而易且速其義終不可得而通今按易者延也詩皇矣篇施于孫子鄭箋曰施猶易也延也是易與延同義故有延易之語爾雅釋詁弛易也郭注曰相延易是也國語晉語曰譬之如疾余恐易焉言恐如疫癘之相延易也此傳易字即余恐易焉之易言中行寅擅作刑器立其亡矣而所刻者爲范宣子之刑書是又加范氏焉必延及范氏而使之俱亡也故曰易之亡也下文曰其及趙氏則又不止延及范氏而并及趙氏矣說者未

待易字之義故失其解耳

敝邑之少卿也三十年

集解曰少年少也

樾謹按年少之卿謂之少卿甚爲不辭杜解非也古字少與小通定十四年傳從我而朝少君釋文曰本亦作小君正義曰少君猶小君小君也然則少卿亦猶小卿也靈王之喪鄭上卿有事而使印段往印段非上卿故曰小卿禮記燕義篇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是其證

徐子章禹斷其髮

集解曰斷髮自刑示懼

樾謹按斷髮從吳俗示服也哀十三年穀梁傳曰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

子必來我受其無咎 三十二年

集解曰言我為子受無咎之任

樾謹按受其無咎猶保其無咎也尙書召誥曰保受王威命明德儀禮士冠禮字辭曰永受保之是受與保義相近

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

集解曰言恐獲不納君之罪今納而不入何敢復知

邪

棫謹按如杜解必加今納而不入一句於義方明不然兩句不屬矣杜解非也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猶昭元年傳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也蓋託言晉君惟恐自陷罪戾非恐獲不納君之罪也又二十四年傳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文義亦與此同足徵杜解之非

不爲義疚

集解曰疚病也見義則爲之

棫謹按不爲義疚其說迂曲且上文曰君子動則思

禮行則思義此句不應獨承義說義字疑威字之誤此傳曰不爲利回不爲威威疚猶哀十六年傳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也晉語曰其勇不疚於刑卽不爲威疚之義中論考僞篇引此傳文亦作不爲義疚則此字之譌久矣

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定元年

集解曰知以歸不可故復歸之京師

樾謹按執仲幾以歸者歸之晉侯也是時晉侯不在會故先歸諸晉而後以晉侯之命歸諸京師正見大夫執人必歸于諸侯諸侯執人必歸于天子也杜解

非是

明日或旆以會四年

集解曰或賤者也緇旐曰旆令賤人施其旆數以從命示衆鄭

樾謹按襄十四年傳曰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此傳之事與彼相同上文晉人假羽毛於鄭杜謂借觀之然則非借用之也至明日而或旆以會矣是即假而弗歸諸侯所以貳也或之言有也作傳者就鄭人言之但見昨日所假之羽毛已有人建之一時莫得其主名故言或也或之爲言非必賤者

謂晉人故使賤人服用之示卑侮鄭失其義矣

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

正義曰臣見義則行不待君命

樾謹按義當讀爲儀儀之言儀度也少牢下篇其晉體儀也鄭注曰儀者儀度餘骨可用者而用之然則臣儀而行謂臣自儀度而行也古人書儀字止作義見周官肆師鄭司農注左傳多古字故亦作義也說互詳隱三年傳君義臣行

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

集解曰奔食食者走

樾謹按食者走而謂之奔食不辭甚矣此當以奔字爲句言楚人奔也食而從之爲句言吳人食楚人之食食畢而遂從之也於文當云楚人奔吳人食而從之蒙上文而省楚人吳人四字耳

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

集解曰燒火燧繫象尾使赴吳師驚卻之　正義曰執燧象者旣繫火於尾執而牽向吳師乃放之

樾謹按繫火於尾象必驚逸豈復人力所能執執疑爇之壞字說文火部爇燒也傳云爇燧象故杜解云燒火燧繫象尾燒字正解爇字是杜所據本未誤也

我必復楚國

集解曰復報也

樾謹按此復字當讀爲傾覆之覆國語魯語夕而習復韋注曰復覆也論語學而篇言可復也孔注曰復猶覆也是復覆聲近義通周易乾傳反復道也釋文曰本亦作反覆是其證也我必復楚國言我必傾覆楚國也哀八年傳曰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彼作覆者正字此作復者叚字耳故申包胥荅之曰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若訓復爲報則復之與興之意不相對矣

季平子行東野 五年

集解曰東野季氏邑

樾謹按東野猶言東鄙也野與鄙同義桓十一年公羊傳遷鄭焉而野留周官大司徒注引作鄙留是也孟子萬章篇曰齊東野人之語也是齊亦有東野之名魯之東野猶是矣東野之名所包者廣下文曰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費亦東野之一邑也傳稱平子行東野還未至卒于房疑是巡行未竟遇疾而還故既葬之後桓子復行之若從杜解以東野為季氏之一邑則平子既行之桓子何必復行之乎

魯人聞余出喜于徵死八年

集解曰徵召也陽虎召季氏于蒲圃將殺之今得脫必喜于召死

繼謹按喜于徵死文不成義徵疑救字之誤襄十九年傳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昭十七年傳請藉取之以救死皆其證也喜于救死者喜于免死也救與徵字形微似又涉上文錯之徵死而誤耳杜據誤本而爲解失之迂曲矣

東郭書讓登

集解曰登城非人所樂故讓欲使後而已先登

樾謹按巳先乎人非遜讓之道杜解非也說文言部讓相責讓也廣雅釋詁讓責也然則讓登者責衆人使登城也隱十一年傳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此卽讓登之類也犂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蓋二人分行城上督率之又曰使登者絕而後下則其使衆人畢登明矣下文曰書左彌先下蓋犂彌欲以先入爲巳功故以此蔣欺書合觀前後文並無遜讓之道杜云彌遂自先下亦讓也皆謬說也古推讓字作攘說文手部攘推也而經傳每叚責讓之讓爲推攘之攘杜因失其義耳傳於此事後

又載東郭書與王猛語至欲甲欲擊猛故衛稽師圍謂齊師克城而驕而杜反謂齊師和所以能克誤解一字而傳義盡失矣

吾從子如驂之靳

集解曰靳車中馬也猛不敢與書爭言已從書如驂服之隨靳也　正義曰說文云靳當膺也則靳是當胸之皮也驂馬之首當服馬之胸胸上有靳故云我之從子如驂馬當服馬之靳杜言靳車中馬也言靳是中馬之駕具故以靳表中馬

繼謹按如驂之靳猶云如驂與靳也文十一年傳

父之二子死焉賈注曰皇父與穀甥牛父三子皆死杜義亦同然則之猶與也此傳之義杜與正義不同不得牽合爲一如杜說則靳即服馬也謂如驂馬與服馬也如孔說則靳是當胸之皮也謂如驂馬之首與服馬之胸也義皆可通至詩小戎篇釋文引沈重音義云靳者言無常處游在驂馬背上以驂馬外轡貫之以止驂之出引左傳云如驂之有靳此乃別是一說陸氏蓋不之從故於此傳云本或作如驂之有靳非也王氏經義述聞謂三說不同靳上皆當有有字失之甚矣

使死士再禽焉不動　十四年

集解曰使敢死之士往輒爲吳所禽欲使吳師亂取之而吳不動

樾謹按如杜解則當云使死士再爲之禽文義方明且吳人旣不動矣又何以云輒爲吳所禽乎然則杜解非也禽謂禽吳之士卒也蓋句踐使敢死之士再犯吳陣禽其前列者以歸欲使吳師驚亂而吳竟不動是其整也顧氏補正引傅氏曰禽如禽鳥之發急持以銜其陳蓋亦知杜解之未安然旣以爲禽鳥字又以爲捦持字其說仍未明也

八人衰絰僞自衛逆者 哀二年

集解曰欲爲衛八逆故衰絰成服

樾謹按此傳古本當作爲自衛逆者故杜解如此然其義非也史記注引服虔曰衰絰爲若從衛來迎太子也則服本亦作爲而讀作僞爲僞古通用其字作爲其義作僞斯兩得矣

庶人工商遂

集解曰得遂進仕

樾謹按遂卽進也周易大壯上六曰不能退不能遂老子曰功遂身退並以退與遂爲對文虞翻注周易

曰遂進也庶人工商遂者言能克敵則進之於朝也杜不知遂即爲進而曰得遂進仕則於遂下又增出進字矣

羅無勇麇之

集解曰麇束縛也

樾謹按八年傳曰麇之以入杜解曰麇亦束縛此兩麇字實皆囷之叚字也囷爲圓廩其字從禾在口中故釋名釋宮室曰囷綣也藏物繾綣束縛之也是囷有束縛之義說文禾部有䅲篆曰䅲束也實則䅲束者囷之引申義而䅲者囷之變體也囷既從禾䅲又

從禾重複無理其爲後出字明矣古無稇字故或叚𥣬爲之𥣬從𢈔從囷省聲𢈔文作𢉖其聲同故其義通也廣雅釋詁稇與𡈼並訓束𡈼卽𦆻也廣韵十八吻𥣬上粉切引左傳無勇𥣬之此乃後人不明叚借之例妄造此從糸之字惠氏棟補注反疑𥣬𥣬字通失之甚矣

官人肅給 三年

樾謹按官人當爲館人儀禮士喪禮管人汲鄭注曰管人有司主館舍者釋文曰管如字劉又音官然則官人之卽館人此可證矣古官館同字說互詳襄十

六年改物修官

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

集解曰承音懲蓋楚言也

樾謹按承當爲乘聲之誤也顏氏家訓音辭篇引劉昌宗周官音讀乘若承是也上言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下言公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夫昭侯不出公孫翩何從逐而射之故知此承字當讀爲乘乘謂乘車也昭侯乘車即將如吳公孫翩因於其啟行之時作亂耳自乘字誤爲承而當日情事不見下句逐字亦無因矣

辟君之執事 七年

集解曰辟陋

樾謹按辟者遠也呂氏春秋愼行論曰晉之霸也近於諸夏而荊僻也故不能與爭高注曰僻遠也僻辟古通用辟君之執事者遠君之執事也言以君之執事爲遠而無所畏忌也上文曰魯弱晉而遠吳是也杜訓辟爲陋未得其義

若夏盟於鄫衍

集解曰鄫衍卽鄫也

樾謹按襄二十五年傳井衍沃釋文引賈逵曰下平

曰衍釋名釋地曰廣平曰原高平曰陸下平曰衍然則郇衍者以其地下平故名之也郇衍之卽爲郇猶清原之卽爲清僖三十一年傳晉蒐于清原宣十三年傳赤狄伐晉及清杜解曰清一名清原葢郇也清也乃其本名也因其爲廣平之原而謂之清原因其爲下平之衍而謂之郇衍其義一也僖二十九年傳舍于昌衍之上杜解曰魯縣東南有昌平城昌衍之衍葢亦以下平得名故又謂之昌平矣

從之固矣十二年

樾謹按固猶必也襄二十七年公羊傳我卽死女能

固納公乎戰國策秦策王固不能行也何休高誘注並曰固必也從之固矣猶曰從之必矣襄三十一年傳公作楚宮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與此傳義正相近言衛侯效夷言終必死于夷也顧氏補正曰固如與人而不固之固非是

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十四年

集解曰車子微者鉏商名　正義曰杜以車子連文為將車之子故為微者鉏商是其名也家語說此事云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王肅云車士將車者也子姓鉏商名今傳無士字服虔云車車士微者也子

姓鉏商名以子爲姓與杜異

樾謹按漢書古今人表有子鉏商杜以車子連讀誠非古義矣服虔以車爲車士而後出之家語從之王肅遂以將車者釋之則未得服意也今按晉自作中軍以來國之車乘皆歸三家襄十一年傳正義曰往前民皆屬公國家自有二軍若非征伐不屬三子故三子自以采邑之民爲已私乘如子產出兵車十七乘之類今既三分公室所分得者卽是已有不須更立私乘云云是其事也至昭五年毀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則車乘之悉屬私家

更不待言矣定八年傳戒都車曰癸巳至此卽季孫
氏之車也西狩之時三家之車咸在而子鉏商則屬
叔孫氏者也故以叔孫氏之車冠之服虔釋爲車士
車士卽謂之車猶甲士卽謂之甲公羊閔二年傳桓
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是其例也王肅以爲將車者
失其義矣至子鉏商三字服虔以子爲其姓則亦非
是古婦人稱姓男子稱氏族未有男子而稱姓者也
傳文所稱如子儀克子越椒之類上一字皆其字如
子人九子服何之類上二字皆其氏此傳以子鉏商
連文子鉏二字或字或氏未可知也

子我夕

集解曰夕視事

樾謹按人臣見於君朝見謂之朝莫見謂之夕昭十二年傳子革夕杜曰夕莫見是也此傳子我夕亦當與彼同葢子我將夕見公適遇陳逆殺人遂執之以入也史記注引服虔曰子我將往夕有事於君而逢逆之殺人也夕有事於君卽是夕見君杜改爲夕視事失之矣

所難子者

集解曰言難誅魋要不負言使禍難及子

樾謹按傳言難子不言使難及子杜解非也周官典瑞穀圭以和難鄭注曰難仇讎又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注曰難相與爲仇讎然則難子猶讎子也言與子爲讎則上有天下有先君也戰國策中山策陰簡難之注曰難惡也亦與仇讎義相近

追孔悝於廁强盟之 十五年

樾謹按廁當讀爲側漢書張釋之傳上居外臨廁師古曰廁岸之邊側也汲長孺傳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孟康曰廁牀邊側也疑皆古文叚廁爲側師古于汲長孺傳必從如淳之說以廁爲溷非其理也

此傳曰迫孔悝於廁強盟之蓋亦邊側之義孔悝見
家至必走避之故迫之至邊側之處使無可走避乃
得與之盟也釋文廁音初吏反未得其旨

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召獲駕乘車行爵
食炙奉衛侯輒來奔

集解曰季子子路也為孔氏邑宰召獲衛大夫駕乘
車者不欲戰　正義曰上明為傳雖詳於當時而此
大煩碎計欒寧飲酒無可記錄又此句顛到辭義不
允若例此一句則上下各自相連當是後來誤耳

樾謹按杜以召獲二字連讀為人名而解為衛大夫

則是召獲自駕車奉衛侯出奔而行爵食炙因字遂
無著矣正義所謂辭氣顛倒也然如正義之說移此
於召獲駕乘車之上則是欒寗告季子之後遂自行
爵食炙而此後更無一事然則欒寗之飲食何必屑
屑及之乎今按獲者人名而非衛大夫蓋與季子同
仕於孔氏者也召者欒寗召之也欒寗將飲酒炙未
熟而聞亂于是使告季子又召獲使駕乘車其告季
子也蓋將使之救孔悝而其召獲駕車則將奉輒出
奔也部署既定而炙亦熟遂飲食之而奉衛侯來奔
非獨獲奉之乃欒寗奉之也其後敘季子入事止有

公孫敢而欒盈不見則其與輒俱出可知矣

方天之休十六年

集解曰言天方授爾以休

樾謹按詩鵲巢篇維鳩方之毛傳曰方有之也然則方天之休者欲其保有天之休命也杜解非是

晉人使諜於子木請行而期焉

樾謹按而字衍文也左氏原文本作請行期焉昭七年傳曰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與此傳文義相似今衍而字則文不成義矣杜解曰請行讓鄭之期是其所據本未衍而字

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

集解曰期必也

樾謹按上文曰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此云復言非信期死非勇皆承上文而言復言謂好復言也期死謂求死士也期與求古音相近禮記學記篇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以裘與箕為韵是其例也據說文求裘同字而詩終南篇裘與梅哉韵七月篇裘與貍韵大東篇裘與來服試韵言古韵者遂以求裘為異字異音則大不然周書鄷保篇令之有求遂以生尤考尤字詩載馳篇與思之為韵

然則求字古音未始不與妻同也此傳前云求死士後云期死文異而義同求字古音因可考見矣

六卿三族降聽政二十六年

集解曰降和同也

樾謹按杜以降聽政有降以相從之義故以和同釋之其實非也降聽政即共聽政尚書禹貢篇北過降水至于大陸水經注引鄭注曰今河內北共山淇水共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近所謂降水也降讀當如郕降於齊師之降蓋周時國於此地者惡言降故云共耳此降與共聲近之證離騷曰五子用失乎家

巷楊雄宗正箴曰五子家降降之通作共猶降之通作巷巷字從共得聲也下文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降聽政卽是共政前用叚字後用正字耳

奉喪殯于大宮

樾謹按大宮者宋之祖廟也宣十二年傳卜臨于大宮杜解曰大宮鄭祖廟宋之大宮猶鄭之大宮也殯于大宮者宋人用殷禮也禮記檀弓篇曰殷朝而殯于祖是其事矣僖八年及襄四年傳並曰不殯于廟疑傳家據殷禮言之

羣經平議卷二十七